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宋晓萍◎著

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从理论上讲，女性进入写作领域本身就对一统天下的男性霸权构成了威胁，这至少意味着她不再安于沉默状态和『被说』的对象位置，而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个女人在说出自己生活的隐秘会怎样？世界将被撕裂。』

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

宋晓萍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宋晓萍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18982 - 5

I. ①女… II. ①宋… III. ①妇女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6367 号

书 名: 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

著作责任者: 宋晓萍 著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8982 - 5/I · 234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 13.5 印张 186 千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北方工业大学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学术顾问：方克立 汤一介 乐黛云 杨叔子

[美] 安乐哲 (Roger T. Ames)

[德] 顾彬 (Wolfgang Werner Kubin)

主 编：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罗学科 史仲文 张加才 (执行)

特邀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艾四林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白 奚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熙国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民安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单 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晏 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永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 泳 (厦门大学教授)

戴隆斌 (中央编译局编审)

魏常海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德岩 李 肖 李志强 李 颖 刘喜珍 余东升

张 轶 张常年 赵姝明 郭 涛 袁本文 秦志勇 董树宝

在思想中诗意地栖居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序

王晓纯

思想,往往被视为令人神往而略显玄远的词汇,实际上,它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寻常之物。人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只要去自觉其意义,就不会没有思想。马克思说:“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思想无所不在。

有了思想,就会有对思想的思想,这便是反思。人类总是在不断反思:反思人之为人,反思美好生活;反思道德法则,反思精神信仰;反思经济活动,反思社会准则;反思审美,反思求真;反思人与自然,反思人我之间;反思理论的,反思实践的;反思本土的,反思域外的;反思传统的,反思现代的;反思推动科技昌明,反思科技的负面影响;反思资本主义,反思工业主义;反思理性,反思非理性。人类进步少不了反思,社会发展离不开思想。

思想赋予知识以活力,转识成智,豁然贯通,以利于先立其大者;思想赋予生命以意义,化腐朽为神奇,把平淡的生活变得意味深长。思想让我们小心谨慎,思想让我们雄心勃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绵延不绝,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人、一个社会要提升精神气质,也需要思想的滋润。

思想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个过程;既是一种产物,又是一种活动。我

们向往自由,渴望洞察,期盼理解,追寻幸福。思想让我们遍尝跋涉的艰辛,也给了我们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力量。思想者未必真能成为思想家,但却拥有一片崭新的天地。然而,曾几何时,我们被生活中的利益所牵引,因生命中的琐事而分神,整个社会失去的是思考的快乐、思想的激励和精神的慰藉。

道进乎技。爱因斯坦曾指出:“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很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人生价值有所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辨别力。否则,他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只能像一条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这套《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以“人文情怀、学术精神、赓续传统、面向未来”为主旨,以思想与文化研究为重点,以当代大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力求熔思想品格、文化品性、艺术品位、科学品质和社会品行养成于一炉,使大学生在道德情操、人文情怀、艺术情调、科学情趣和社会情愫的陶冶上有所提升。当然,让这样一套丛书承载这样大的使命必然难以裕如,但无论如何,我们能以书为友,在思想中诗意地栖居。

是所望焉。

2009年5月21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女性书写空间

双重流放者:曼斯菲尔体的身体漫游和写作漫游	(3)
萧红的地:封锁和游离	(22)
丁玲转向:文学、性别、身份	(39)
女性情谊:空缺或叙事抑制	(65)
“女红”经验:超越日常生活	(80)

第二部分 电影的政治

狂奔的女性政治学	(99)
说/被说:两种空间中的“阮玲玉”	(113)
电影与书写之爱:对三部电影的解读	(131)

第三部分 欲望场域

谁的“上海”?	(141)
附:旧上海:一场无边的梦	(154)
厨房:欲望、享乐和暴力	(159)
欲望的蛛丝马迹:身体、话语和声音	(172)

第四部分 理论的性别

巴特·女性·爱情	(187)
最远和最近的西克苏	(189)
服装的戏剧性和反戏剧性	(194)
附：旧时代的物质生活	(200)

第一部分

女性书写空间

双重流放者： 曼斯菲尔体的身体漫游和写作漫游

—

1903年，凯瑟琳·曼斯菲尔体生平第一次出门远行，离开故乡新西兰，漂洋过海，前往英国伦敦读书。那年，她15岁。

当然，那时她并不明白，这一片茫茫海域从此改变了她的整个生命，或者说，揭开了她生命中隐匿着的另一种可能性。曼斯菲尔体从此与她的新西兰故乡维持着一种经久的暧昧关系：混乱的藕断丝连，复杂的情感纠缠。从某种意义上说，曼斯菲尔体的身体内部一直充满着这种分裂和对抗：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摇摆的情欲，对父亲和祖国爱恨交织的矛盾，身体的脆弱和热烈燃烧，厌倦动荡不安的日子又为旅行深深着迷，一次次寻找“自我”又渴望扮演另一个不一样的人……这种毁灭性的冲突几乎贯穿了她短暂的一生，使她像一支两头点燃的蜡烛。

这一切，从新西兰和英格兰之间的那片海域开始。

在两块陆地之间的这块海面，成了曼斯菲尔体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分界：她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小姐，银行家比切姆家第三个

女儿，可能指向一个门当户对、稳定可靠的家庭的未来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四处漫游的生活，一个被父母家庭和正常生活放逐的灵魂，一个情感上波澜起伏、在痛苦和快乐两个极端游走的另类女人。

这片海对女性来说可能同时意味着死亡和重生——旧的一切的死亡，和新的可能的重生；它显然开启或者释放了一些什么，同时也关闭和埋葬了另一些东西。按照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看法，海底有“世界的反面”，“那深处既有令人信服的生命，又有死亡的景象”^①——这种两重性的经典象征分别是在海上诞生的维纳斯女神和淹死的疯狂的奥菲莉亚。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海洋是对大陆的颠覆：如果陆地代表着理性、稳定和秩序，那么大海无疑昭显着无序、混乱和不安定^②，而后者似乎更多地与女性相关；露丝·伊利格瑞也曾在一篇名为《论尼采的海上情人》的文章中，提出（海）水是尼采（男性）陌生的东西，因此也极可能对男性话语构成最大的“解构力”。^③无边无际的大海摆脱了陆上生活的封闭和循环，构成了一种在规则限制和权力控制之外的“无路之途”；这样，一个女人完全有可能在远离陆地的海上，出现大幅度的逆转：身体欲望，心理状态或者生活选择的断裂和重组，甚至于脱胎换骨。曾经和女性身体内的潮汐遥相呼应的海，一旦在女人身体内流淌，“它们（波浪）很快就成为我的呼吸和我血液的流动”，一切都将因此而改变。埃莲娜·西克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同样强调了“海洋的”水意象，以此暗喻那种在循规蹈矩之外的邪恶多端、反复无常的无限快乐。

对《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来说，从上海到香港的那片海域，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一个旧式封闭大家庭里离婚的女儿寄人篱下、看人眼色的尴尬和难堪生活，变成了一次充满挑战性和冒险性的、男女之间的情欲赌博或战争——白流苏只要上了那艘船，开始了这趟海上旅行，也就开始了另一种角色，另一个传奇——最终，在几乎毫无胜算的情况

① [法] 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徐和谨译，漓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 页。

② [法] 米歇尔·福柯：《水与疯狂》，《福柯集》，杜子真编写，远东出版社。

③ 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林建法、赵拓译，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下，赢得了一个婚姻。

对电影《钢琴师》中的哑女艾达来说也是如此。从苏格兰渡海到新西兰（去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的旅程，似乎悄悄唤醒了她身体内沉睡的欲望（她的话语和欲望都曾因为爱人死亡的刺激而被深深压抑）。当真实的欲望真正苏醒后，她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离开了丈夫斯图尔特，跟着乔治·贝恩斯又从新西兰回到了大陆。在回途中，她和她那形影不离的钢琴（那是她话语）一起坠入大海深处；但她浮了上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并重新学习说话——有些东西永远地留在海底了：

夜晚的时候，我常常忆起我的钢琴，静静地沉睡在大海的坟墓里。有时我好像在它的上面游来游去。一丛丛的水草随波招摇，一群群的鱼儿四处游弋……下面如此宁静。这才是真正的沉默。万籁俱寂。一座冰冷的坟墓，深深地、深深地埋藏在海底。^①

海底的世界，隐喻着女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角落，没有人能靠近，也没有人能进入。就像《简·爱》里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在《藻海无边》里渡过的那片海，和《法国中尉的女人》里莎拉喜欢独自远眺的那片海一样，曼斯菲尔德在日记里也有过类似的感受：“海洋的深处，淹没的灵魂在黑夜里歌唱。”^②事实上，大海同样为她提供了一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逆转，它掩盖或抹去了大陆上既定的方向和路径，也敞开了更自由、更多样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成为她“写作的地点”，就像玛格丽特·杜拉斯大声歌唱的，“大海完全是为我而写的”。

二

然而这种逆转也使曼斯菲尔德失去了某种固定性：祖国，家园，确

① 电影《钢琴课》结尾处的画外音，参见《世界电影》1996年第6期，第127页。

② 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切的身份，以及平稳的心态。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新西兰如同被英国放逐在汪洋上的一小片陆地，而移民家族比切姆一家到曼斯菲尔德这一代，几乎完全斩断了与英国传统的联系——当新西兰人在夏天迎来圣诞节却在秋天庆祝复活节时，整个宗教传统和生活习惯都被颠倒了——曼斯菲尔德在这个岛上土生土长，她不是一个“英国人”。另一方面，曼斯菲尔德的大部分人生，尤其是成年后几乎全部的人生，都在欧洲，主要是在英国漂泊，而对新西兰的态度，又含糊不清，爱恨交织，^①似乎也很难令人信服地称她“新西兰人”。这些相互撞击的多重身份——新西兰作家、英国作家、妇女作家、新西兰妇女、英国妇女，哪个身份是第一位的？国籍是含混的，户籍也同样不清不楚，她所有的证件及护照上都顶着乔治·波登太太的头衔，但和波登生活的时间甚至不到一个月，反而长期和默里同居。美国的苏珊·S. 弗里德曼提出“社会身份新疆界说”（the new geographics of identity），强调多重身份混杂带来“不同与相同、停滞与运行、肯定对疑惑、纯粹对复杂：社会身份的疆界说就在差异的边界和模糊的边境地带游动”，从而有可能削弱传统的“修辞历史意义和物质固定性意义”。

这种身份上的含混性显然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被放逐的国度，放逐了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作为一个双重意义上的流放者，曼斯菲尔德终其一生都在苦苦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以致在她死前最后一个圣诞节来临之际她给默里的信中仍然表达了这种困惑和不安：“你看，亲爱的，问题总是‘我是谁’，在这个问题未得到回答之前，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指导自己去做别的什么事情。‘是否有个我存在呢？’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问题可单单靠头脑来解决。”^②

那么，也许可以说，曼斯菲尔德漫长的、永不停息的身体漫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情人身边到另一个情人那里，从一种

① 曼斯菲尔德在1914年3月份的日记中，前一天写道“梦到新西兰，非常快活”，后一天紧接着又写道“又梦到新西兰，是个痛苦的梦，而且像是不知道是否能买到回来的车票”（她对拘囿于新西兰一直深怀恐惧）。《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第20—21页。

② *The Life of Katherine Mansfield*, Antony Alp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78.

形象到另一种角色，从一种经验到另一种感受——和她不断的纸上漫游——写作，归根结底，都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我”——一个稳定、完整、统一的“自我”。

三

曼斯菲尔德的一生，就是一次漫长的旅行。

流浪的因子深深潜伏在她的血液里，这种生理性的遗传既不可抗拒，又无法选择。被曼斯菲尔德亲昵地称为“老爸爸”的祖父西瑟·比切姆年轻时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从不在一个地方待上几个月，而她一直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游荡对她无法克服的影响。

与此相关，家庭对曼斯菲尔德一直缺乏某种亲和力。童年记忆中，母亲只关心丈夫的需要，对孩子疏远冷淡，特别对居中的三女儿多有忽略；曼斯菲尔德四五岁时就在夜间做噩梦，“渐渐形成一种对外界缺乏安全感的性格”。长期以来，在曼斯菲尔德的心目中，家庭只是一个牢笼，而不是一个温暖的空间；她更多地体会到家庭的束缚、庸俗和不自由，而不是天伦之乐。因此，当她被迫回到惠灵顿的家中时，她在日记里发泄了对家庭的极端厌恶：

该死的家！天哪，他们多么乏味，我从心底里讨厌他们，我绝不会在这儿待多久了，谢天谢地。……这种糟透了的生活。^①

一个在外漂流了三年的年轻女孩对家庭、父母的这种态度，似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与此相反，曼斯菲尔德很早就明确表示“乘火车旅行对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吸引力”^②。并且认为“这种旅馆生活，有一种不必负责任的感觉，这是它的诱人之处，你不愿意试一下各种生活吗？”^③

① *The Life of Katherine Mansfield*, p. 36.

② *Ibid.*, p. 56.

③ *Ibid.*, p. 36.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个彻底反家庭、只喜欢孤独的怪人。在此，曼斯菲尔德已经开始显示出她的某种内在矛盾，某种她一生都无法弥合的分裂状态——她爱“家”，对“家”充满幻想，渴望享受“家”的温暖；但又害怕被家庭绑住想飞的翅膀，担心父母的冷淡造成的伤害。也就是说，在对一种抽象、虚构、在远方、形而上的“家”（一间自己的屋子）无限向往的同时，却躲着现实中父亲或丈夫的家庭。

那个有着“玫瑰红色的火光”和“很温暖，四处弥漫着烤栗子的香味”，有父母和孩子相亲相爱的家，是她想要的，也是她无法融入的^①。很多年后，当曼斯菲尔德遇见了另一个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时，仍然非常羡慕对方，“头上是她的屋顶，四周有自己的财物，自己的男人近在咫尺”，“安宁环绕着她”。^②而当她触景生情，痛苦地质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家？不能过真正的生活？为什么我没有中国保姆和两个向我跑来抓住我膝头的孩子？我想要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这一切？”^③时，当她不厌其烦地为她和默里的房子“大象”设想着色调、家具、细部安排时^④，谁都能体会到曼斯菲尔德对“家”的感情。

但曼斯菲尔德还是不可避免地与父母、家人日渐疏远，直到完全断绝来往：母亲取消了她的继承权，父亲长期对她不闻不问，对她的示爱没有反应。

1909年，21岁的曼斯菲尔德出人意料地仓促结婚，这段婚姻却仅仅是一种尝试，“想证实自己是个正常的女人，男人的女人”，而不是对女人抱有病态欲望的同性恋者。她的结婚仪式简陋潦草，曼斯菲尔德甚至全身穿着黑色，头戴一顶“可怕的闪闪发亮的黑草帽”——这更像是葬礼的装束，是否暗示了曼斯菲尔德对自己的“家庭”（已有的和将有的）的哀悼？也许从那一刻起，她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她的一生都将无

① 这是指她所爱的加纳特的家，曼斯菲尔德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但后来他们家不赞成两人的婚姻，突然不再对她表示友好了。

② 曼斯菲尔德1919年11月30日的日记，见《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第115页。

③ 曼斯菲尔德1915年3月23日给默里的信，同上书，第24页。

④ 曼斯菲尔德1918年6月7日的日记，同上书，第83页。

家可归。结婚当晚，曼斯菲尔德就不辞而别，不久就去了格拉斯哥和原来的恋人加纳特在一起，并且怀孕了……这或许是曼斯菲尔德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新婚即私奔，背弃了家庭，也藐视婚姻。

曾经一度和曼斯菲尔德交往甚密的劳伦斯夫人弗丽达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说道：“凯瑟琳看上去像个移民”，“高高地坐在堆满家具什物的马车上，沿着大路向特雷格森驶来”^①——这就是曼斯菲尔德的经典形象：永远处于迁移中的旅人，永远在路上。

曼斯菲尔德的一生中，似乎从未在一个地方安稳地住过一段时间，她频繁地搬家，旅行，疗养，因为身体，因为爱情，也因为经济。据统计，从1912年曼斯菲尔德与默里同居以来，他们少说也搬过19次家，曼斯菲尔德本人自1908年来到伦敦，则换过29次通信地址（还不包括一些旅游，私奔，小住），其中受劳伦斯影响就搬过六七次家。

这种居无定所，四处为家的生活，使曼斯菲尔德在抱怨动荡不安的同时，也质疑了自己幸福的可能性，以及旅行快活风光的外表下的阴影和黑暗。

几乎一写完，我就要在另一个房间读它，这就是生活。又打点好了行李，我启程去伦敦。我还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吗？我不能思索，不能生活。^②

我似乎是花费了一半的人生，到各种陌生的旅馆……陌生的门将陌生的人关在门外，我钻进被窝，等候着，暗影从角落中爬出，在世界上最丑陋的壁纸上慢慢地、慢慢地织网。^③

一开始，旅行所展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明亮、快乐、随心所欲、五光十色的一面；但慢慢地，它的负面逐渐暴露，这就是曼斯菲尔德所感觉到的“暗影”，这种阴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最终完全蔓延开来，吞噬了好的一面，也彻底摧毁了曼斯菲尔德的浪漫旅程：“旅行是可怕

① 参见弗莉达·劳伦斯：《不是我，而是风》，辛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 *The Life of Katherine Mansfield*, p. 105.

③ 曼斯菲尔德1918年6月21日的日记，见《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第87页。